



香妃的家乡 喀什噶尔

(下)

赵力 编著

香妃的家乡喀什噶尔地处欧亚大陆腹地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，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印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等国相邻，是中国最西端的一片沃土。这里美丽而神秘……

XIANGFEIDEJIA XIANG
KASHIGEEF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香妃的家乡

喀什噶尔

(下册)

赵力 编著



人物略传

大江滚滚东去，永不消逝的是千古风流人物的身影。在喀什 2000 年的漫长岁月中，曾诞生过一位位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如：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政治上的统一，保证丝路畅通的莎车王延父子；父在疏勒镇驻守 18 载，子承父业出征匈奴的班超班勇父子；率领塔吉克人民反抗浩罕侵略者的帕米尔雄鹰库尔察克；维护祖国统一，听命于清朝政府号令的额色尹；面对滔滔河水，临危不惧英勇牺牲的清军士兵黄定湘……千百年来，他们长期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敬仰和怀念。

莎车王延父子

西汉末年，统治阶级日益腐化，外戚专权，皇权旁落。元始五年（公元 5 年），年幼的汉平帝被外戚王莽杀害。始建国元年（公元 9 年）王莽称帝。王莽做



了皇帝以后，无故贬低西域各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，无限度地征求和需索，引起了西域各族人民的反抗，西域都护但钦、李崇、五威将王骏相继殉职。匈奴奴隶主乘机进入南疆。西域和内地的政治联系暂时中断。

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端的莎车国延父子，在西域动乱的局势下，为了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政治上的统一，保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，曾做过不懈的努力。

延在西汉元帝时，作为侍子久居长安。同西域各地派遣的侍子一样，受到西汉政府的特别关照，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，有良好的学习条件，有机会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开阔了眼界。因此，无疑受到了汉朝高速发展的封建文化的熏陶，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。

延继承莎车国王位以后，不但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，而且还依照汉朝的各种典章制度来治理国家。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说：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国中，“唯莎车王延最强”。虽然匈奴奴隶主势力暂时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，但莎车王延“不肯附属”。为摆脱匈奴奴隶主的控制，他团结周围各小国，坚持斗争达数十年之久，使匈奴企图完全统治西域的目的未能得逞。

莎车王延不但身体力行，维护与汉朝的联系，而



且经常教导自己的孩子，“当世奉汉家，不可负也”。天凤五年（公元 18 年），延死。汉朝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和功绩，将他追赠为“忠武王”。

其子康继王位以后，遵循父亲的教导，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，反对分裂，团结周围各小国，继续同匈奴奴隶主、贵族进行斗争。他曾竭力收容和保护原来西域都护所属的 1000 多名没有撤走的官吏、士兵和他们的家属，使之免遭匈奴奴隶主的残害，增进了西域人民同汉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。

莎车王康还积极主动同汉朝政府取得联系，经常写信给驻防河西走廊的“河西五郡大将军”窦融，打听中原地区的情况，希望能早日恢复内地与西域的联系，并一再表示思慕汉朝的迫切心情。建武五年（公元 29 年），窦融以东汉政府的名义封康为“汉莎车建功怀德王、西域大都尉”，授命他统辖西域各地。

这个任命在西域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。当时西域许多地方都希望东汉政府及早恢复对西域的各种统辖机构。这一次他们把东汉任命康为西域大都尉，看作是摆脱匈奴控制的大好时机，都愿意听康的指挥。西域许多地方遂以莎车为中心统一起来，初步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。

建武九年（公元 33 年），康死。其弟贤继位。建武十四年（公元 38 年），贤同鄯善王安派使者首次到



洛阳朝贡，同东汉王朝直接发生了联系。他们陈述了西域在匈奴控制下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，请求东汉政府尽快派都护到西域，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，结束分裂、动荡的政治局面。建武十七年（公元 41 年），贤再次派使者到洛阳奉献。当时，汉光武帝刘秀根据窦融的意见，“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，款诚又至，宜加号位以镇安之”，正式任命贤为西域都护，颁发印授，赠送车旗、黄金和锦绣。这是西域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都护，遗憾的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它存在的时间却很短。

莎车王延父子的夙愿在汉明帝时才得以实现。明帝继位以后，东汉政治形势逐渐稳定。永平十六年（公元 73 年），班超出使西域。他在西域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，驱逐了匈奴在鄯善、于阗、疏勒等地的监护者。永平十七年（公元 74 年），东汉政府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，陈睦任西域都护。同时任命耿恭和关宠为戊己校尉，分别屯田车师后部金满城和车师前部柳中城。西域与内地道路畅通，往来频繁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再次形成。

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

班超，扶风平陵（今陕西兴平）人，幼年时就胸



怀大志，不拘泥细节，爱劳动，不为当时以劳动为贱业的庸俗观点所束缚。他读过很多书，明理善辩。永平五年（公元62年），班超的哥哥班固（《汉书》的作者）做了校书郎，他与母亲随住洛阳。那时北匈奴经常进犯汉朝边境，使北方各郡不得安宁。班超非常羡慕张骞、傅介子出使西域所建树的功业。当窦固奉命出击匈奴时，班超就随军为假司马，屡立战功。窦固看到班超很有才干，就派他去联络西域各国，共同抗击匈奴。

班超到西域时，只有随从人员36人。来到鄯善，鄯善王对他们很欢迎。但是过了几天，鄯善王的态度突然改变了。班超推断可能匈奴派来了使者。后经诈问招待他们的侍者，证实匈奴派遣的使者及士兵100多人到达鄯善已数日。当天夜里，班超率其随员36人向匈奴使者的住地发起进攻，杀死了匈奴的使者，从而解除了鄯善王的顾虑，终于使鄯善摆脱了匈奴的统治。

班超离开鄯善之后继续西行，到达于阗（今和田）。当时，于阗为天山南道（汉时南道从鄯善沿昆仑山北麓循河西行，至莎车，越过葱岭南部可以到大月氏、安息）大国，匈奴派有使者监督其国政。于阗国俗信巫。巫师受了匈奴使者的指使对汉朝造谣中伤：“神发怒了，质问为什么要归向汉朝；汉使有一匹黑嘴



的黄马，赶快拉来祭祀我吧！”于阗王广德听信了巫师的话，派人索班超的马去祭神。班超佯许并让巫师亲自去拉马，等巫师到后即斩其首送给了于阗王，揭露了匈奴使者的阴谋，争取了于阗王的信任，从而使于阗归向东汉。

其后，班超离开于阗继续向疏勒（今喀什）前进。当时，龟兹（今库车）依属着匈奴，并仗着匈奴的势力据有天山北道（汉时北道自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循河西行，至疏勒、越过葱岭北部可到大宛、康居、奄蔡），攻杀了疏勒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王。班超至疏勒后，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，废黜并放走了兜题，另立故王的侄儿忠为疏勒王，深得疏勒国人的拥护。班超也就在疏勒建立了立足之地。

班超在疏勒住下来的时候，西域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东汉政府撤走了都护和戊己校尉，匈奴占据了天山以北和昆仑山南北道的广大地区，并切断了疏勒通往内地的通路，班超孤立地处于包围圈里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班超首先击败了疏勒附近的匈奴，解除了对疏勒的威胁，巩固了据点，然后又把莎车（今莎车）争取过来。最后凭借着南道诸国的支援出击匈奴。建初三年（公元78年），班超率领疏勒、拘弥（今于田境内）、于阗（今和田）等国的士兵1万人，攻破了役属匈奴的姑墨石城（今阿克苏县境内），进一



步解除了匈奴的威胁。

班超与东汉政府失去了联系。他孤守疏勒私在西域的活动东汉政府并不知道。班超巩固了根据地以后才给东汉政府上奏折，建议增兵保护西域。建初五年（公元 80 年），东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，派徐干为假司马，率兵千人增援班超。这以后，班超便依靠西域各国的力量阻止了地区之间的纷争，逐步削弱了匈奴在天山以南的势力。永元元年（公元 89 年），匈奴被窦宪打败西迁。永元三年（公元 91 年），天山南北路各地大都归向了东汉。于是，东汉政府又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府，任命班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史。

班超自明帝年间出使西域，到和帝时已有 30 多年了，年龄亦近七旬。他自觉年老体衰，难以担当西域都护的重任，请求调回洛阳。他的妹妹班昭（曾帮其父班彪、兄班固完成《汉书》），也曾上书请求将班超内调，东汉和帝答应了他们兄妹的请求。班超遂于永元十四年（公元 102 年）回到洛阳，过了一个月就病逝了。

延光三年（公元 124 年），班勇率领汉朝军队出现在西域。西域各国不甘受匈奴的残酷统治，鄯善、姑墨（今阿克苏新城）、温宿（今阿克苏旧城）等国很快归向了汉朝。班勇召集龟兹等国步骑万余人，到车师



前王庭，击走匈奴伊蠡王，降服了前部 5000 余人。次年，班勇又率领敦煌、张掖、酒泉 3000 骑兵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兵，大破车师后部（今吉木萨尔县境内）。

永建元年（公元 126 年），班勇又召集西域各国兵攻击匈奴，呼衍王败走，其部下 2 万余人投降。北单于自己带兵万余人进犯车师后部，也被班勇的部下击败。自此，匈奴退出了天山以南的地区。

承建二年（公元 127 年）在攻取焉耆的战役中，班勇以所谓失期晚到的罪名被征还下狱，以后死在家中。

班超、班勇父子在西域活动了 30 多年，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绩，是因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，得到了西域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。不然，单凭他们和少数随员是不可能战胜匈奴的。

班超在西域居住 31 年。班勇自幼随其父生活在西域，一直到班超暮年，才随父回到了洛阳。过后十多年，班勇又出使西域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域度过的，对于西域的情况自然是很熟悉的。后来，班勇把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书，名为《西域记》。这本书对西域的地理环境、物产、风俗、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载。范曄著《后汉书》时把它收入了《西域传》内，使之流传下来，成为研究古代西



域的珍贵史料。

额色尹和他的一家

18 世纪中叶，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封建贵族的分裂叛乱，将大和卓波罗尼都放回南疆统治旧部。小和卓霍集占以前曾经参加过准噶尔贵族的叛乱。叛乱失败后，他贼心不死，又乘清在新疆立足未稳的时候，私自带领一些追随者，返回了新疆。兄弟二人合谋煽起了反对清朝统一的分裂叛乱活动。

大小和卓的分裂活动是不得人心的，因为它违背了各族人民要求过和平安宁生活的意愿。霍集占等想要恢复中世纪的宗教统治，也遭到了世俗封建主的反对。清朝政府在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分裂叛乱之后，当然不能允许南疆再有一个分裂割据的政权存在。于是，清军又发动了一场征讨大小和卓、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。

霍集占的分裂活动，一开始就遭到族叔额色尹等人的反对。额色尹和他的弟弟帕尔萨、他大哥的儿子玛木特（即鄂托兰珠和卓，译意中和卓，与大小和卓辈分相同）、三哥的儿子图尔都，当时还都在伊犁。当霍集占从伊犁带领人马私自回南疆作乱的时候，额色尹等人不肯附和。他们为了避免意外而避居到柯尔克



孜族牧区去了。

1758年，清军进讨大小和卓。由于前锋部队进军迅速，到叶尔羌（今莎车）的时候，后续部队不能很快跟进，结果被围困在喀喇乌苏。喀喇乌苏就是黑水的意思。清军结营在这里，名黑水营。额色尹、图尔都叔侄二人听到了这一消息，为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，立即同柯尔克孜族头目纳喇巴图等率兵进攻喀什噶尔、英吉沙等城，攻打大小和卓的后方。那时候的交通路线同现在不一样，没有从阿克苏直通喀什噶尔的路，必须从阿克苏沿叶尔羌河先到叶尔羌，再往西北经英吉沙到喀什噶尔。因此，额色尹等人率众攻打喀什噶尔和英吉沙，帮了清军的大忙，是对大小和卓叛乱的有力回击。

第二年，即1759年，玛木特专程从柯尔克孜族牧区到阿克苏，见到了清朝定边将军兆惠。兆惠在玛木特的陪同下到了喀什噶尔，并叫玛木特写信给已经返回柯尔克孜牧区的额色尹，让他到喀什噶尔来相会。额色尹等人到了喀什噶尔后，向兆惠正式表示愿意听命于清朝政府的号令，接受清朝政府的管辖。

定边将军兆惠将这些情形奏报朝廷，乾隆皇帝諭令额色尹等人都到北京去，从1759到1760年，最先是额色尹和玛木特，接着是图尔都，随后便是帕尔萨叔侄4人先后来到了北京。



额色尹等人来京后，乾隆皇帝对他们大加册封。额色尹被册封为辅国公；图尔都被封为一等台吉（位在王、贝子、贝勒、公之下的爵位），3年后追论喀什噶尔战功时又晋封为辅国公；玛木特被封为一等台吉；阿不都喇满被封为三等台吉；帕尔萨被封为三等台吉。帕尔萨是额色尹的弟弟，辈分高。因为平叛时他跑到浩罕汗国（乌孜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）的玛尔格朗地方去了，直到清军派人去找，他才回国晋京，没有战功，所以爵位也就较低。除了这5名和卓之外，还有3名在平定大小和卓分裂活动中立了战功的当地伯克霍集斯、和什克和喀什木，也奉诏来到了北京，接受了封爵。史书上把他们合称为“八爵”。

对于“和卓”家庭在南疆的影响，乾隆皇帝是有所估计的。他害怕大小和卓分裂事件的重演，便下令将“八爵”一概留在北京，让南疆的大臣们把他们的家眷也都送到了北京。这些人都是宗教贵族和头目，当然还得带上一大批照料他们生活起居的随从、仆役、奴婢，甚至念经的阿訇等，人数很多。清朝政府将他们编入了蒙古正白旗，由该旗都统一管辖。



塔吉克族的雄鹰库尔察克

库尔察克是 1831~1836 年塔什库尔干的五品阿奇木伯克。他虽然是塔吉克族上层人物，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劳动人民家庭，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。他的老家原来在大同（属莎车），全家靠父亲给巴依当长工度日。父亲虽然成年累月像牛马一样地劳动，却无法使一家人得到温饱。后来实在无法生活下去，全家就来到了塔什库尔干。但在那黑暗的年代里，库尔察克一家怎么也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。为了活命，父亲忍痛把小库尔察克卖给了别人做农奴。库尔察克就是农奴的意思。从此，人们就叫他库尔察克。他的真名谁也记不得了。

长年的劳动和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磨炼了库尔察克。他勇敢机智，深知民间疾苦，在少数民族中很有威信，不久因军功昭著在叶尔羌当上了伯克。1830 年浩罕汗国入侵叶尔羌时，他带领 1200 名维吾尔族士兵，在黑色热巴特军台与入侵者鏖战。库尔察克十分勇敢，开枪打死了 3 名敌人、2 匹马，还擒敌 1 名，夺马 4 匹，自己的右眼和左颊也不幸被敌人刺伤，后来右眼失明。因为作战有功，他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。

塔什库尔干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



位。很早以来，中亚的布哈拉、浩罕汗国就有大批商人经过这里到南疆的喀什噶尔、叶尔羌等地做生意；帕米尔以南的克什米尔、巴达克山、印度北部的商人，也经常通过这里到叶尔羌经商。如果说叶尔羌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性商业城市，那么塔什库尔干就是从叶尔羌通往西方的咽喉之区，在军事、经济、地理位置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清代以研究新疆史地而著名的学者徐松，在他的名著《西域水道记》中曾经说过：“塞勒库勒（即今塔什库尔干）在叶尔羌城八百里，为外藩总会之区”。所以，控制了塔什库尔干，就等于控制了新疆与印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地的贸易。浩罕汗国为了对外侵略扩张，早就对它虎视眈眈，怀有野心。

1830年10月，浩罕侵略军在向叶尔羌进犯时，也出兵攻打了塔什库尔干，在塔什库尔干掳掠了大批的人口、财物、牲畜，并将五品阿奇木伯克迈玛沙劫走，在半路上把他杀害了。塔吉克人民在五品伯克萨依特带领下，打退了来犯的敌人。由于库尔察克在叶尔羌作战有功，又是塔吉克人，对这一带情况熟悉，所以，在迈玛沙牺牲后，就被叶尔羌参赞大臣委任为色勒库勒的五品阿奇木伯克。

浩罕汗国的入侵失败后，并没有放弃侵占塔什库尔干的企图。4年以后，浩罕勒什喀尔胡什伯克命迈



买西里甫带了大批军火再次侵入塔什库尔干。敌人占领了北面的塔哈尔玛庄，把庄子两面的森林付之一炬。他们派人给库尔察克送信，信上说：“库尔察克，你必须立即投降，所有的山民都要做汗的恭顺的臣民，否则，就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或者全部赶走。”库尔察克看了信后非常气愤，厉声对送信人说：“色勒库尔从来就是中国的土地，我们的祖先世代定居在这里，什么时候这里成了浩罕的地方？你们赶快滚回去。只要我活着，你们就休想占领它。我们是宁死也不会投降的。”

接着，库尔察克组织起本族人民，与敌人展开了有智有勇的斗争。一天夜里，他们偷袭了敌营，赶走了敌人 200 多匹马。第二天，敌人分股四处找马，库尔察克又用计杀了四五十名敌人。以后，他又带领人民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夺回了被抢去的牛羊，因此，浩罕汗把库尔察克视为眼中钉，妄图活捉库尔察克。

两年以后，浩罕大头目带领 2000 侵略军穷凶极恶地又来攻打色勒库尔，用大炮轰开了城门。战斗十分激烈，塔什库尔干的 14 个村庄被敌人占领了 8 个。库尔察克边打边退，到了塔什霍尔罕庄时，敌人愈来愈多。半夜，敌人把库尔察克的帐篷包围了。他的部下劝说道：“你赶快突围吧，我们掩护你。”库尔察克不愿丢下自己的同胞一人逃命，宁愿战死在祖国的土地



上。为了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，库尔察克把自己的盔甲留给了别人，冲出帐篷，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，终于因胸部中弹，光荣牺牲。库尔察克的孙子英提巴哈沙在山北抵抗敌人时，也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“方神”与黄定湘

黄桂芳（1801～1826年），字定湘，1801年农历三月初六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笠音寺侧堤屋场的一户贫苦农家。

1821年，黄家因与一家屈姓邻居争水，黄定湘的哥哥一时激怒，误伤一条人命。定湘为兄替罪自首。当地官员以为颇合孝悌之义，按法律降等减刑，免黄定湘死罪，判“流刑安置远方，终身不返”，将黄定湘充军，发配遣戍甘肃。1826年，黄定湘随军换防，遂到喀什噶尔。

1826年7月18日（当日正逢古尔邦节），波罗尼都都孙张格尔率中亚浩罕国军入侵新疆，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复辟暴动，攻城掠地。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买买萨依提率众抵抗，不敌战死，驻守喀什噶尔的数名清军将领也相继阵亡。伊犁将军兼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调回宁卡和被打散的残部，与千余名各